



云南戏剧理论建设丛书

雲南歌舞戲曲史料輯注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戏剧研究室编印

责任编辑 黎 方
郑开绮
封面设计 严 浚
蒋敏学
封面题字 尚 文

云南歌舞戏曲史料辑注

每本定价：4.20元

云南戏剧理论建设丛书

云南歌舞戏剧史料辑注

顾 峰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

戏剧研究室编印

编　　辑　　凡　　例

一、为了推动我省戏剧理论研究工作的繁荣、发展，促进我省戏剧创作质量的提高，振兴我省的戏剧事业，我们特编辑这套“云南戏剧理论建设丛书”。

二、本丛书既编选研究我省地方剧种、民族剧种历史的论著(包括史料辑注)，也编选研究我省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当前戏剧运动的论著；既编选有关戏剧文学的研究著述，也编选有关舞台艺术的研究著述……。以上著述既可以是个人专著，也可以是许多作者的合集；既可以是一个专题的论集，也可以是若干专题的汇编。

三、本丛书希望得到省内外戏剧工作者特别是理论研究工作者们的支持，一是惠寄研究成果，一是给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四、本丛书为不定期编印的理论研究读物，内部发行，每本只收回部分成本费。读者需要可直函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戏剧研究室洽购。

序

黎 方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他的“米”就是生活，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任你多么高明的作家，也难以写出受广大读者（或观众）欢迎的作品。对于一个搞理论研究的人来说，他的“米”是什么呢？是资料，没有大量的资料积累，任你多么著名的学者，也难以搞出有分量的著述来。戏曲志就是按科学的体例，尽可能全面、系统地记录与整理各地有价值的戏曲资料，集中建国以来戏曲历史及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编纂成书，为进一步开展戏曲艺术理论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是纳入国家级的重点科研项目，但它还不是最基础的科研工作，要编纂好一部戏曲志，还必须掌握有大量的戏曲资料。没有资料，勿论是修志、编史，或者是著书、立说……都无法进行。

1984年春，当我们接受编纂《中国戏曲志·云南卷》的任务时，便首先想到了资料工作，把云南省从古及今所有有关戏曲的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剧本资料、实物资料等都收集到手，对于修志、编史、著书、立说，及今后长时期的戏曲科研工作，都将是有相当大的裨益的。请谁来担负其中文献资料的编纂工作呢？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地想到了顾峰同志。

顾峰同志是我们云南的“老戏改”，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从事戏曲改革工作。近年来进行戏曲史的研究，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一定分量和影响的理论研究文章。尤其是由他执笔的《滇剧史》，在编撰过程中，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因此，要编戏曲文献资料，顾峰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我们向他提出这一请求时，他欣然应允，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之后，经过他近两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这部约三十万字的书稿。

作为这部书的责任编辑，第一个读者，初读后对此书有什么感觉呢？大体有四点：

一、全面系统。云南“上下两千七百年，纵横三十八万里”有关歌舞戏曲的史料，能收集到手者，统统纳入。全书资料共1450条，最早到公元前700多年《诗经》中关于“傩”的叙述，最近到1985年10月关于广南第二次壮族沙剧调演的报道。横的方面涉及的范围就更广了，不仅包括戏曲，也包括了音乐、舞蹈。为什么要包括音乐、舞蹈，在确定本书体例时，我们有一个一致的看法，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音乐、舞蹈等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不可能脱离音乐、舞蹈而独立存在，只不过这些音乐、舞蹈进入戏曲领域后，成为戏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加以戏剧化罢了，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担负的任务，不仅是戏剧研究，还有音乐、舞蹈的研究，不仅担负戏曲志的编纂工作，还担负音乐、舞蹈各种集成的编纂工作，有关音乐、舞蹈的史料，也是为这两种学科所需要。再从戏曲本身范围看，书稿不仅涉及到了全省性的两大汉族剧种——滇剧、花灯的资料，还涉及到了京剧等外来剧

种，傣、壮、白、彝、佤、苗等少数民族剧种，以及新生的昆明曲剧，和关索、大词等流布范围虽小但却相当古老而又有研究价值的剧种资料。涉及什么，不涉及什么，从体例上看来只是增加两个字或减少两个字的问题，可一具体着手编纂，要有多少资料来加以充实啊！这决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一、两年时间可以弄到手的，而是需要作艰苦的积累，这正是同顾峰同志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进行广闻博采分不开的。

二、丰富翔实。大到一个剧种萌芽或形成的年代，小到某一个具体的戏曲活动，顾峰同志都辑纳了相当多的资料来加以说明。顾峰同志是一个热爱戏曲事业的有心人，他所收集的资料，既有古代的碑文、对联、匾额，历代文人的经史、典籍、诗文、笔记，还有现、当代的报刊文章及广告，以及官方的一些文书档案材料等。顾峰同志手中好象有一把篦子，一首诗，一条批注，一个剧本中的某一句唱词，都没有放过，而是统统篦了一遍，往往就从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如滇剧《送京娘》中的唱词：“大哥好比花关索，小妹好比鲍三娘。”一般人听听就过去了，可是顾峰同志却从中发现了与关索戏有紧密联系的关索其人的线索。从清《滇诗略》钱青选的《上元观苗剧歌》的“客怀牢落何所事，静夜华灯演苗戏”诗句中，他发现了苗剧并不是建国后才诞生的新剧种，而是在清代就有了苗剧。又从清檀萃于乾隆四十七年（1784）写的《滇南集律诗》：“丝弦竞发杂敲梆，西曲二黄纷乱噭，酒馆旗亭都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发现在四大徽班进京之前，京师已有二黄流行了。顾峰同志在收集资料中，有一种“穷追到底”的作风，听说辛亥革命前夕，滇省旅日留学生所办的《滇话报》刊有滇剧剧本及论述滇剧改

革的文章，便千方百计弄到手，否则不欲罢休。他出席南宁两广粤剧邕剧历史讨论会，发现香港陈非依先生有一篇文章涉及云南壮剧，再三叮嘱我们要将其补上。对云南戏剧改进社停办的底细，他硬是查到了建国前卢汉的批文来加以印证。顾峰同志这种穷追到底的作风，表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资料珍贵。本书有许多资料相当珍贵，如老郎官地契。这份地契的原件，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原省戏剧创作研究室收藏，一场大浩劫，它却连同戏研室其他一些戏曲资料一起被毁掉了。可是顾峰同志却保存了它的一份复写件，而加以引用；到如今这份复写件已成为孤件了。又如老郎碑的碑文，原碑存省博物馆，是与很多石碑摞在一起的，要想弄到一份拓片，是很不容易的。可顾峰同志却在许多年前即保存了一份，这当然也非常珍贵。再如前面提到的1908年东京刊行的《滇话报》上有关滇剧的资料，及《江汉渔歌》特刊、一些戏的演出说明书、云华茶园的石印《手报》、新滇戏院的戏单、旧政府《取缔戏园规则》、《增改取缔伶业章程》、《云南戏剧检查条例》等都是收集和保存不易的珍贵资料。

四、客观公允。作为一部资料辑注，是应该采取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选什么，不选什么，不能从主观好恶出发；顾峰同志是只要言之有据的资料，都统统选入。在收集过程中，必然会碰到一些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对人民革命事业持敌对态度的观点、史料，这些东西又往往透露了过去不少戏曲活动的线索（如杜文秀帅府演戏的史料，就是清同治时潜入杜军搞特务活动的张铭斋写的），如

按过去那种“左”的看法，是不能选入的，可顾峰同志选了。不仅选了这，连前面提到的旧政府禁戏的文告等也选了。书稿中，还有大量的“题解”、“按语”，顾峰同志行文都很客观公允，不作主观武断；虽然这些“题解”和“按语”不可避免地反映了顾峰同志的许多学术见解，但这些见解是在掌握了大量资料基础上加以阐发的，是言之有据的。

这样一部浩瀚的史料辑注之得以完成，顾峰同志的辛劳理应得到尊重。它的问世，不仅从事戏剧研究的人会感谢他，从事音乐、舞蹈研究的人同样会感谢他，并受到激励。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省一定会有相当多有分量的戏剧理论研究著述问世！

遵顾峰同志之嘱，是为序。

1986年11月·姚安

前　　言

从事戏曲研究或编写戏曲史志，至关重要的工作莫过于首先占有大量的资料，而这项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云南戏曲史料的搜集工作，前人没有为我们留下现成的结集，要想进行戏曲研究工作，必须亲自动手去找，而史料既稀且少，既散又杂；俳优戏乐自来为方志所不载；戏曲剧本则口传心授，戏曲掌故则残存在老艺人的记忆里，多年来口耳相传，往往辗转走样，至少在细节和时间上很不具体，这就增加了资料工作的难度。

戏曲资料的搜集工作，我在解放前由于业余爱好，偶有发现就随手摘录或分类剪贴，日积月累，已得四五大本，可惜在“文革”中连同我发表过的文章剪贴一道被抄一空，深为惋惜！1982年编写《滇剧史》，只好重新搜集，虽然篇目出处依稀可记，可是原来所见的书刊难寻，虽有所得，亦只前之什一而已。近年来看过一些诗文杂著，随手又作摘记；又从史书方志和旧时报刊中得到一些，既零星散碎又不完整具体，其中也留下大堆疑问，令人猜测费解。且搜集之难，有如大海捞针；虽有线索，也得沙里淘金，大堆古籍，所得不过点滴，惟恐遗漏，不得不通篇阅读，虽不辞劳苦，但个人的经历和见闻毕竟有限，遗漏总是难免，现仅就手边所存，略为分类整理，附加按语，试作说明，尚希专家和读者们予以充实、增补和订正！

本集史料以见于文字著录者为主，兼采碑契文物，所收力求与云南戏曲有关，但已突破此限。王国维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云南是多民族省区，自古以来就是“歌舞之乡”，这在史书方志和诗文杂著中早有反映，而这些民族歌舞虽不一定是后世地方戏曲的组成部分，但要探索戏曲的起源和发生，也并非与它们无关，边地民族的歌舞曾为中原戏曲作过重大贡献！这是中国戏曲史上明文记载过的。

本集所收史料，原则上自先秦两汉起至建国前为止，以时代先后为序，各剧种又分别排列，在纵横交错中力求经纬分明。如云南花灯起自明清小曲，所以二者一道论列；滇剧虽起于清代中叶，则另按剧种排列；还有一些古老剧种和民族剧种，因在建国后才被发现或正式确定，为了照顾这个实际，必须延长下限，且多采今人论述；在一些剧种的声腔源流和剧种形成期等问题上，自来就存有不同见解，迄无定论，则按“双百”方针的精神，采取古今同列，诸说并存，以供进一步探讨。

任何史料的搜集，总是远略近详，本集也不例外。纵观所辑，两汉既少，六朝更稀，而明清较多，近代尤丰，阙者有待于今后发现再补；至于史料的真伪是非，还可继续考订。书中所加《题解说明》和《按语》，仅凭个人对史料的理解和初步看法，有些难解之处，亦未加注，却有待于请教高明。

本书所辑，收录欠周，并非云南所有歌舞戏曲的全部史料。近年来各地进行戏曲普查，着手编写戏曲史志，不断发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古老而新鲜的剧种，如九甲杀剧、景东耍

戏、昭通端公戏、滇南一带的梓潼戏等等，因资料欠缺，也来不及列入；建国后在省内新建的外来剧种的剧团，因其各有专史专志，本集也不再列入。事实上有关云南戏曲的史料甚多，而个人的阅历总是有限，何况初次学做这项工作，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个人的惨淡经营，疏漏在所难免，深望同道和读者们见阙就补，见错就纠，并请批评指正是幸！

顾 峰

一九八六年春节

目 录

序	黎方	(1)
前言		(1)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云南民族歌舞和杂技		(1)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云南民族歌舞		(10)
三、南诏时期的民族歌舞		(13)
四、大理国时期的民族歌舞和杂技		(31)
五、元明以来的云南民族歌舞		(39)
六、明代云南戏曲		(68)
七、大西军入滇时期的戏曲		(86)
八、吴三桂踞滇时的戏曲		(95)
九、明清小曲与云南花灯		(104)
(一) 明清以来对小曲的论述		(104)
附：历代小曲唱词选例		(112)
(二) 云南文献中有关小曲或花灯的论述		(117)
(三) 今人对花灯的论述		(133)
(四) 对花灯起源和形成期的各种看法		(144)
(五) 新灯的兴起		(152)
一0、清代云南戏曲		(161)
(一) 诗文杂著中的演出记事和题咏		(161)
(二) 剧作、论著的序跋题记		(177)
(三) 滇伶刘二官等在京师演出		(190)

(四) 昆明老郎官碑文、契纸及文告	(197)
(五) 关于戏神的考述	(209)
一一、滇剧	(216)
(一) 关于戏曲声腔源流	(216)
(二) 杂著、报刊中的演戏和记事	(244)
(三) 戏班、茶园和剧场	(307)
(四) 从光绪末的滇戏改良到解放前的滇剧改进	(334)
(五) 对滇剧形成期的各种见解	(362)
一二、京剧在云南	(369)
一三、民国时期地方当局禁限戏曲的条文及其反应	(400)
(一) 禁限条文及报道	(401)
(二) 各种不同的舆论反响	(415)
一四、澄江关索戏	(425)
(一) 从傩到傩戏的考述	(425)
(二) 关索是否有其人?	(433)
(三) 关索岭和关索庙	(438)
(四) 关索戏的祀神及其它	(443)
(五) 关索戏何时形成?	(445)
一五、维西大词戏	(449)
一六、昆明曲剧	(453)
一七、白剧	(460)
一八、云南壮剧(原名土戏)	(466)
一九、壮族沙戏	(469)
二0、傣戏	(473)

二一、彝剧	(477)
二二、佤族清戏	(485)
二三、苗剧	(490)
二四、其它	(492)
(一)有关戏剧团体	(492)
(二)吴梅在大姚病逝	(497)
(三)外国表演团体来昆演出	(500)
补遗	(503)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云南民族

歌舞和杂技

〔题解说明〕

在艺术领域里，舞蹈是最早产生的艺术门类，早在原始时代，文字还没有出现，它就伴随着原始人的劳动、狩猎生活而出现了。当代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人类的第一种真正的艺术就是舞蹈。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古代云南民族舞蹈至今还是一个待开发的处女地，如何探讨其发生、发展过程，在文字资料奇缺的情况下，还是一个比较艰深而复杂的课题。

远古云南的舞蹈究竟怎么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肯定的，文献虽有记载，但极其简略，且出现较晚——最早的文献也不过是西汉时期的《史记》，欲再往上溯，就得从近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

1965年发现的元谋人的头骨牙齿，是距今一百七十万年以前之物，是属于旧石器时代，这已成为中国通史的开篇内容；更为惊人的是1980年底在禄丰石灰坝发现了一个距今约八百万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这为探讨人类起源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都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但这些远古先民们的原始舞蹈又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成为难以查明的疑难问题。

不过，也还是有迹可循，如1956年以来，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发现的数千件青铜器物中，就有一批形象生动的舞俑、舞纹，按现代舞蹈分类而言，就有独舞（在昭通汉砖上也有）、双人舞、四人舞、八人舞、十八人舞、二十二人舞、或更多人的群舞（均出自石寨山）。从类型来分，有羽舞、干戚舞（相当于周代的文舞、武舞）、匏笙舞、徒手舞、鸟冠舞等。铜质乐器也很多，如曲管葫芦笙、直管葫芦笙、铜鼓、铜钟、编钟等等。说起铜鼓，川、滇、黔、桂、粤等省均有发现，而楚雄万家坝出土的五面铜鼓，经测定为春秋晚期之物，即公元前八世纪的文物，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铜鼓中年代最古者。编钟有石寨山发现的六个编钟，与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编钟相仿佛；此外在楚雄万家坝也发现了六个圭角编钟，1978年在牟定也发现了六个编钟，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造型古朴无纹，可能是照中原地区或楚国的编钟而仿造。云南的开发历史，向来都说“庄骄开滇”，而上述铜鼓和编钟却在庄骄入滇之前就有了，这又说明了周代的中原文化早已传播到边疆。除了青铜乐器之外，还有陶制乐器，如呈贡在汉墓葬中发现了抚琴陶俑和吹箫陶俑，富民也发现了一种陶制的吹奏乐器，传为周代之物。

以上只不过是仅就所知的一小部分，将来可能还会陆续发现，这批铜、陶制品，有的与中原发现者相似，有的又是独具特色，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古代边疆的民族特色，这也可以说是“滇池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原文化既对边疆民族文化有深远影响，而边疆的民族舞乐又为祖国的舞乐宝库作过重大贡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僰古通纪浅